

# 水墨泼洒狱警的写意人生



他的电脑屏保是一幅水墨山水。参差的峰峦间，雾霭缭绕，秋林尽染，山道隐约，渔舟傍沙，孤翁独行，细细观之，但觉飘洒超逸、意境深远。

这显然是作者最得意的作品之一。这位作者便是省监狱管理局劳动改造与安全生产监管处处长赵夫生。

## 直泻胸臆寄情山水

“这幅《万壑秋声》，我花了整整两个晚上。”赵夫生的语气中掩饰不住对这幅画作的喜爱。

他自幼生长在诸暨，大学时代又是在绍兴度过的，因此美丽的越山鉴水，早已深深印刻在脑海之中。“我的作品，表现的大

都是故乡一带丰饶秀美的山川风貌。”和别的山水相比，越中山水更显柔情婉约，禅意更重。因而赵夫生的山水画往往多了几份飘逸之气。

不过在他看来，自己笔下的山水，并没有属地之分。“事实上，我画山水，并不拘泥于何地，而是直泻胸臆，兴之所至，画出的是想象之中的山水。”

## 艺术追求从未停歇

赵夫生对书画艺术的喜爱，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小时候，所有的书和练习本的空白处都是我的涂鸦。上学放学路上，捡到木炭棍棒，我就把墙壁沙地当成画纸。中学时，老师发现我的特长，叫我出黑板报，我

的粉笔画全校都赞叹。我的一幅毛笔画，还被送到县里展览过。”

赵夫生大学学的是中文，并没有接受系统和专业的书画艺术教育，但他对书画依旧情有独钟，常常向名师求教，一些作品还参加了绍兴地区的展览。

然而，生活并未给他铺就一条平坦的艺术之路。上世纪80年代，他进入监狱系统工作，至今已近30年。“但这期间，我一直没有停止过对书画艺术的钟情和追求。”

2000年，赵夫生开始经常性参加杭州书画艺术界的活动，与中国美院、西泠印社等艺术界的名家交流日久，得到了不少大师的指点，技法和自信心大增。

2005年，杭州市书画艺术研究会成立。赵夫生加入了研究会。去年，他被聘为研究会的副会长，主管学术与交流。他的部

分作品也入选了《杭州廿家书画集》，并有《抱梅斋书画》等书画集印行，还参加了《建国60周年浙江书画名家作品展》等一系列大型展览。

## 修身养性寓教于乐

“这些年，空余时间都献给了书画研究与创作。由于我是学中文出身，对中国古代文学有较好的基础，因此我的作品特别强调文人意趣，特别注意意境的表达和追求。”

赵夫生说，常年的书画学习和创作，不仅使他在技法造诣上有了长足进步，更达到了修身养性的目的。“无谓的应酬基本都推掉了，其他娱乐活动也无暇涉足；朋友间的礼尚往来，也都是作品交流，很符合公务员廉洁自律的要求。”



■本报记者 蔡亮  
通讯员 柴小睿 钱德金

# 拯救藏族孤儿的绿衣天使

玉树地震后，第二炮兵抗震救灾医疗队护士长任玲，在接诊千余例伤伤员的同时，救助护理了9名藏族孤儿，年龄最小的刚出生3天，年龄最大的9岁，充分展现了一名女军人对灾

区群众的博大情怀。

震后的结古镇，一片废墟。一个浑身冰凉的小女婴被迅速送到了医疗队。地震中，这个女婴失去了母亲，父亲因重伤被送往外地治疗。护士长任玲把小女婴轻轻地抱在怀里，用身体温暖这个弱小的生命。

任玲一边给小女婴清洗检查，一边输喂营养液。她还托人专程从西宁买来奶粉和婴儿用品，每一两个小时便会为她喂水、喂奶。

后来，这个在玉树地震当天凌晨出生的女婴，取了个美丽的名字，叫金珠拉毛。一位藏族老师告诉记者，金珠是解放军的意思，就是感谢解放军，拉毛是仙女的意思。

4月16日早晨，前一天刚被任玲救护过的藏族妇女江永拉吉，带着一个女

婴又到医院救助点。女婴的头部受了伤，紫青色的面部只有微弱的呼吸。

江永拉吉用不太流利的汉语告诉任玲，她是女婴的大姨。女婴刚出生15天，还没来得及起名。女婴的母亲在地震中不幸遇难，父亲因为悲伤过度离家出走了。地震袭来时，是女婴的姥姥抱着女婴，才使她幸免于难。

查看了女婴的伤情，任玲和其他医护人员立即展开全力抢救。清洗消毒，缝合伤口，静脉注射，人工输氧，营养输入……5个小时后，女婴的脸上有了红润。

就这样，女婴留在了医疗点，任玲又一次担当起“妈妈”的职责。

没有婴儿奶粉，任玲便找来供病人吃的成年人奶粉，加上含量10%的葡萄糖，定时给孩子喂；没有尿布，她

就把急救用的三角巾折成尿布给孩子用；救护所里没条件给孩子洗澡， she就把湿巾捂热，每两天给孩子擦拭一遍身体。

女婴逐渐恢复了正常，每次看到任玲，便露出天真的笑容。

在随后几天时间内，任玲又连续救助和护理了7名失去亲人的藏族孩子。

任玲所在的医疗队，护理组只有她和另外3名姐妹，每天要护理数百名伤病员。作为护士长，任玲每次护理时都要弯下腰来仔细地察看病情，腰痛得直不起来，经常吃不上热饭。

任玲说，每次拖着劳累的身体回到帐篷，但看到孩子们甜美的笑容，一天的疲倦便会烟消云散。

■新华社 张选杰 陈寿富 韦存初



初夏的结古，复苏的城

■新华社 吴光于 摄

5月12日是我国第二个国家“防灾减灾日”。增强全民防灾减灾意识、提高公民在危急时刻的自救互救本领，再次成为减灾专家们共同关注的社会问题。

“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灾难之后，我们是否应该学得更聪明一点，掌握危

急时刻活下来的知识和技能比其他任何知识和技能都重要。”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常务副校长史培军教授郑重地说。

史培军介绍，目前我国在基础教育过程当中已经开始逐步增加防灾减灾的知识教育和应急自救的基本技能介绍，但做得仍然不够，在城乡社区范围内开展相应活动也尚未成为社区和居民的自觉、自发的行为。

史培军认为，学校应该成为防灾减灾知识的传播者和组织者，在关键时刻还要成为避难场所。

国家减灾委员会专家委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指出，社区是人们工作、生活的重要场所，也是防灾减灾的前沿阵地。当灾害突如其来，社区不仅要在第一时间直接面对灾害，也要第一时间应急处置灾害，在综合减灾能力建设方面，社区扮演着独到而无法取代的减少人员伤亡、减轻灾害损失的重要角色，发挥着特殊重要的作用。

但令他忧虑的是，目前我国基层和社区的防灾减灾能力依旧比较薄弱，尤其是当前城市人口流动率高造成了城市社区组织的松散，这对于开展防灾减灾工作非常不利。

在我们身边，各类灾害风险时刻存在，因此必须掌握基本的灾害常识和避险自救的基本技能。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卢耀如说，除地震、火灾等可能直接导致群死群伤外，一些暴雨洪灾造成的滑坡、泥石流等也威胁着农村居民的生命安全。

卢耀如提示，为了避免滑坡、泥石流对生产生活的影响，农村居民在建房选址时要注意，不要在滑坡体及滑坡体两侧、前缘等地带建房，也不要已在出现裂缝的潜在地面塌陷区建房。

■新华社 卫敏丽 俞菁